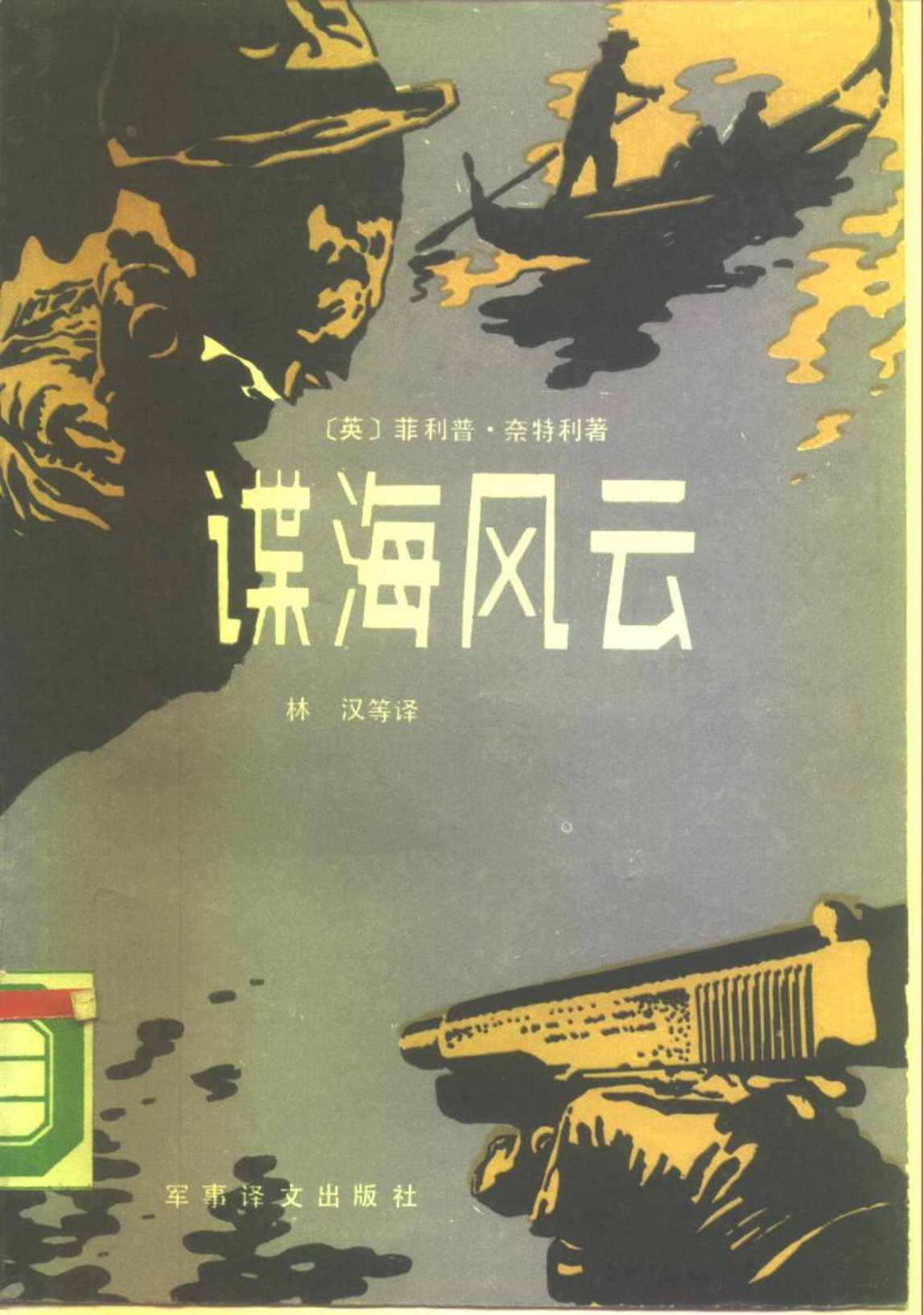




〔英〕菲利普·奈特利著

谍海风云

林 汉等译



军事译文出版社

谍海风云

〔英〕菲利普·奈特利 著
林 汉 宫 宇
王 璋 张玉河 译

军事译文出版社

一九八八年七月

谍海风云

【英】菲利普·奈特利 著

林 汉 官 宇 译

王 璋 张玉河

*

军事译文出版社出版

(北京市安定门外黄寺大街乙1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北京市联华印刷厂印刷

*

开本: 787×1092毫米1/32 印张: 15¹/₄ 字数: 310,000

1988年7月第1版 1988年7月第1次印刷

ISBN 7-80027-027-0/I·16

定 价: 3.40元

出 版 说 明

本书是一部关于国际间谍斗争的专著，出自英国著名的间谍事务专栏作家菲利普·奈特利之笔。作者以丰富而权威的资料，真实、全面、生动地再现了英、美、苏、德等国之间变幻莫测、错综复杂的间谍与反间谍斗争。这部著作的历史跨度较大，自第一次世界大战前，一直写到80年代中期。它的内容十分丰富，除介绍了上述国家的情报与反谍机构的发展演变及其相互渗透和勾心争斗外，以较大的篇幅，详细描述了这些国家的主要间谍网及其有代表性的间谍和特工人员在各个历史时期，特别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和战后年代的谍报活动，他们的功绩和失误，以及他们对历史进程的影响。本书的特点是，既有广度又有一定深度，既写了史实又作了剖析，既有知识性又有趣味性。需要指出的是，作者是用他的立场和观点去看待这些事物的，其偏误之处请读者注意鉴别。

本书原名《第二种最古老的职业》，副题是《二十世纪的间谍与间谍活动》，现改为此名。

前 言

间谍古今有之，但情报机构却新近才有。德丽拉虽是腓力斯国的间谍，但她不必在《政府保密法》上签字，或信誓旦旦地保证未经局长批准决不发表她的回忆录。《旧约全书》记载了摩西派往迦南去执行使命的12名间谍的名字，但他们都是业余人员。阿尔弗烈德大王一直关注丹麦人的威胁，但当需要确定其实力时，他装扮成一个流浪诗人深入敌营探听虚实。

国王们，尤其是那些王位不稳的国王，经常使用间谍，但更多的是为了维持国内安全，而不是搜集外国情报。印度的莫卧儿大帝阿克巴雇用了4,000名间谍，他们通过一个类似国家安全委员会的机构每晚向他报告情况。弗朗西斯·沃尔辛厄姆爵士经营一个安全组织（一个早期的联邦调查局或军情5局），以保护伊丽莎白女王的王国不落入耶稣会手里。他甚至派遣间谍到国外搜集关于西班牙无敌舰队的情报，但这只是一种由沃尔辛厄姆自己出钱的私人冒险行动。

战时，搜集军事情报的间谍兴旺繁衍，和平到来时，他们通常随之萎谢。因此，虽然他们在美国独立战争中干得很出色，如一位也为英国干事的美国间谍从美驻法国大使馆窃取了本杰明·弗兰克林的机密，但当南北战争爆发时，林肯总统却无一情报机构可资利用。他不得不用艾伦·平克顿的私人侦探所来填补空白。

据说，自誉为普鲁士间谍大王的威廉·斯蒂波当时雇有

40,000名间谍。他是个善于吹牛的人，但他雇用的间谍，确实搜集了军事和有关国内安全的情报。

就英国而言，一直到1909年才有了第一个情报机构。该机构作为政府的一个部门，资金由政府提供，雇员大多是文职人员，任务是窃取外国机密和保卫本国机密，它有权在平时也可在战时行动。情报机构一经成立，就成了官僚们的梦幻世界。

一旦一国有了情报机构，其他国家均仿而效之。步英国后尘的首先是德国（1913年），然后是俄国（1917年），法国（1935年），美国则晚至1947年。今天，即使最贫穷的第三世界国家政府，也只有在建建了自己的情报机构之后，才觉得取得了国家的地位。1909年情报行业起步时地位低微，仅有一个房间和一年7,000英镑的预算；现在已成为20世纪最大的迅速发展的行业之一，扩展之快实际上已达无法控制的地步。目前，包括那些提供经费的政府在内，没有一个人知道情报机构开支的确切数字或雇用人员的精确人数。

这部分地是因为情报机构所采用的会计方法，而这种方法如被普通公司采用会导致刑事起诉。部分地是因为它们同其他友好情报机构的合作，相互雇用对方人员，以致无法精确地计算出各自人员的数量。

中央情报局一年的开支至少是15亿美元，这比许多第三世界国家的政府预算还要多。美国间谍行业的技术部门——国家保密局一年可能开支35亿美元。如将军事情报部门和其他政府部门的情报机构包括在内，美国情报界一年的总开支肯定超过75亿美元。

克格勃的预算苏联的国家机密。但据估计为16.5亿美元。同样地，如将苏联军事情报部门和克格勃的对内情报部

门包括在内，那么，苏联情报界花费苏联公民的钱至少同美国情报界花费美国人的钱一样多。

英国秘密情报局和军情5局的开支，官方数字是9,200万英镑，非官方的估计则是3亿英镑。如加上政府通信总部和与情报机构有关的各议会小组委员会的开支，英国情报界的开支一年至少是6亿英镑。

究竟有多少人为这些情报机构工作？难说。我们只计算国家保密局直属雇员20,000人呢，还是也将在世界各地为该局工作的100,000美国军人计算在内呢？是否只计算那些从事搜集外国情报的克格勃人员，还是也应包括那些负责国内安全的人员，以及那些克格勃所控制的卫星情报部门呢？如果我们把所有从事情报和安全工作的人员都计算在内，那么，美国情报界至少有15万人，苏联接近100万人，英国则为2.5万人。

这意味着全世界情报组织的人员至少有125万人，80年代中期每年至少开支175亿英镑。平常人难以理解这些数字，然而125万人是慕尼黑全市的人口，175亿英镑则是英国卫生事业的预算。

任何像这样规模的全球性情报机构必然非常强大，并与所有专业机构一样，极其关心本身的生存。既然国际局势的紧张最有利于情报行业的茁壮繁衍，缓和就成了对它生存的威胁。在通常情况下，这个世界各国情报机构相互勾心斗角，不共戴天，但它们又意识到，他们相互之间的共同点也许多于与控制它们的各国政府之间的共同点。中央情报局需要用克格勃来证明其存在的必要性；如果没有中央情报局，克格勃的处境又将如何呢？

因此，情报界中产生了一种新型间谍，他们搜集每一个

人的情报，不管他是朋友还是敌人。他们使用高级技术，对整个电磁频谱进行扫描，像一个巨大的真空吸尘器那样搜集对某地某人有用的所有可以想象的情报：如莫斯科的一次电话谈话、华盛顿的一份电传电报、一张导弹发射井或海上舰船的照片、石油输出国组织在维也纳开会的记录，以及拉美的一次银行危机。

爱德华·J·爱泼斯坦1984年在美国的一次会议上见到了一些这样的新型间谍。他们是美国人。但是，情报机构的一个奇妙特点是，它们的形态逐渐变得相似，因此，这些人同样地可能是苏联人。爱泼斯坦对他们所持的态度感到惊讶：“他们对间谍活动作为一种专业不感兴趣；他们对苏联（美国）不感兴趣；他们对共产主义（资本主义）不感兴趣。他们不是冷战的斗士，他们是系统分析人员，他们是高级技术人员，他们是官僚。他们善于综合和为高效率的官僚机构工作。”一个在1909年只有一个房间的单位怎样在不知不觉之中发展成为一个庞然大物的呢？

情报机构在战时存在的理由尚可列出数条。然而，暂且不提那些传奇，即使在战时，它们的成绩也只是东拼西凑的记录。因此，情报机构一经成立，就很难除去。比如，美国政府1945年未能解散中央情报局的前身战略情报局；英国曾几次试图缩减或完全撤销和平时期的秘密情报局，但均未成功。

情报机构以及时提供威胁国家安全的警报为它们和平时期的存在进行辩护。至于这种威胁是真实的还是虚构的，对情报机构来说无关紧要。而且情报机构本身表明，当不存在威胁时，它们完全可以虚构威胁。多年来，情报机构已将确保其生存和发展的三个推论灌输给历届政府。第一个推论是，在秘密世界里，要分清成功与失败也许是不可能的。关于进

攻的及时警报使预期的受害者能作好准备。这会使侵略者改变主意。原来的警报看起来也就像是不准确的。

第二个推论是，失败可能由对情报机构的准确情报的不正确的分析所致，即政府未能注意提出的警报（这是英国情报界对福克兰群岛的大混乱所做的解释）。

第三个推论是，如果不是经费短缺，情报机构就会提供及时的警报。

据前所述，这三个推论可被用来阻挠任何对情报机构工作的合理分析，也可使失败成为进而要钱和扩展的理由。

情报机构的这一类官僚政治的矛盾想法会在公众中引起通情达理的反应。但它们通过在它们周围筑起一堵厚厚的秘密之墙，把这种反应拒之于门外。这也使它们能用简单的和无法辩驳的有利语言驳斥批评者，如“你们错了，因为你们不了解实情，而我们也决不会告诉你们，因为这是秘密。”由于1911年制定的《政府保密法》（英国）、1917年制定的《反间谍活动法》或中央情报局雇佣合同（美国）以及监禁法（苏联）的严格执行，情报机构内部持不同意见者披露秘密的机会微乎其微。

当受到不抱同情心的政府的威胁或国际局势发生变化时，情报机构偶尔也走出秘密帷幕来操纵宣传工具和左右公众舆论。美国战略情报局局长威廉·杰·多诺万在后来成为中央情报局局长的艾伦·杜勒斯的帮助下，显示了这种操纵是多么有效，他们改变了一项关于美国在和平时期不再保持情报机构的总统决定。

事实上，国际紧张局势的缓和与形形色色的情报机构愿意“公开化”之间有着可辨的相互联系。冷战的持续直接关系到情报界的利益，因为情报人员的前途、晋升、退休金、

旅游、花费以及主要是舒适而又富有刺激性的生活都有赖于此。因此，当这一切受到缓和的威胁时，情报机构便敞开大门，向公众显示危险依然存在，仍需要提供及时的警报，以及卓有成效的、可靠的、爱国的情报机构正在报效国家。

但是，由于情报机构控制它所发表的消息，通过它们在新闻界的人员保证其不受任何批判地得到扩散，应以极大的怀疑态度对待所有的间谍故事。即便对“现在可以公开”这一类的故事也应持怀疑态度，如沉默了40年的间谍最后终于披露了他们情报机构的辉煌战果，但只要稍加研究，这些充其量不过是些夸大其词，而糟糕的则是些神话和传说。

尽管如此，但仍有希望。情报机构也许已经扩展过头。情报机构在超越政府控制的同时，也许已膨胀到了无法自制的地步。它生产如此众多的情况，如此过多的各种来源的文字材料、图象和电子数据，以至于能理解所有这些材料和看到全貌的情报官员的人数迅速减少。这些人也将很快被淹没在他们自己的情报之中。计算机对此也无能为力。美国国家保密局在把用户需要的资料调出计算机并送交用户方面已碰到了困难。

中央情报局的一位颇具慧眼的官员20年前看到了这一趋势。还在中央情报局规模尚小时曾在其中工作的托马斯·W·布莱德写道：

情报机构已发展成一个庞大的行业。每年花费25亿美元，雇用60,000多人员，生产甚至连上帝都很难消化的大量文件，如果上帝事先不知道苏联人要干什么的话……我们怎样确保如此众多人员和大量文件的可靠安全呢？只能通过雇用更多的人来

管理这些文件和人员。①

当然，布莱德对此无能为力。事实上，自1909年以来，尚无一人成功地向情报机构挑战过。许多美国总统上任时对情报机构的价值持怀疑态度，但不久就被争取了过去。苏联的一些领导人也试图向克格勃挑战，但未奏效。威尔逊任英国首相时，他毅然面对他的情报机构，但输了。威尔逊丢了首相宝座，情报机构却依然如故。

问题是，情报机构已成了当今社会权力的源泉，社会名流和特权人物的秘密俱乐部。情报机构在异常熟练地运用这种权力的同时，也一直依靠情报对从丘吉尔到肯尼迪等许多世界领导人所产生的魅力，这一魅力在某种程度上是以为数颇多的虚构的著作为基础的，这些著作把间谍描绘成当代最强有力的形象。

具有讽刺意义的是，这种对虚构与情报世界现实不能加以区别的情况有其实用性，因为情报世界的一切就是开始于幻想之中。

① 托马斯·W·布莱德，《女王陛下的秘密情报局的金·菲尔比》，1968年5月12日《华盛顿邮报》。

目 录

前 言	(1)
第 一 章 政府、间谍与神话	(1)
第 二 章 传说的膨胀	(23)
第 三 章 镇压红色恐怖	(49)
第 四 章 和平时期的专家与密码破译者	(80)
第 五 章 做生意胜过当间谍	(99)
第 六 章 幻想中的间谍英雄	(113)
第 七 章 欺骗行动	(132)
第 八 章 能听到敌人心声的耳朵	(165)
第 九 章 克格勃：捷尔任斯基的骄傲，斯大林 的偏见	(190)
第 十 章 美国战略情报局：鼎盛时期	(231)
第十一章 中央情报局：比国务院还大	(266)
第十二章 秘密情报局：背叛和衰退	(297)
第十三章 叛变游戏	(324)
第十四章 神话、内奸和阴谋	(375)
第十五章 战胜妖魔	(398)

第一章 政府、间谍与神话

1909年3月30日是星期二，帝国国防委员会的一个小组委员会在威斯敏斯特区白厅^①花园街2号召开秘密会议，研究外国间谍在英国的活动问题。该小组委员会成员的身分显赫，给人印象深刻，表明政府是何等严肃地看待此事。小组委员会的主席是陆军国务大臣R·B·霍尔丹，与会的有海军大臣、内务大臣、邮政大臣、警察局长、陆军作战局长和海军情报局长。

第一个作证的是詹姆斯·埃德蒙兹上校，据介绍他是“总参谋部陆军作战局局长领导下从事情报活动的那个处的负责军官”。如此描述颇容易引起误解，因为它使埃德蒙兹显得比他的实际身分更重要。他的实际职称是陆军作战局反情报处处长，他的工作是发现在英国的外国间谍。事实上，埃德蒙兹一事无成，但这并非由于他缺乏斗志，更非技能平平，只是因为缺钱少人。他的预算微乎其微，一年仅200英镑，另加两名助手。

对埃德蒙兹来说，这是一个至关重要的时刻。该小组委员会是遵照内阁的指示而任命成立的，H·H·阿斯奎斯首相本人关注着会议的结果。埃德蒙兹那个机构的前途和他自己的事业，全靠他能否使小组委员会的那些显赫的成员们相

^① 威斯敏斯特区系伦敦市的一个行政区，英国议会所在地。白厅是伦敦中央政府机关集中的街道。——译者

信他所确信的英国面临着德国的间谍活动所造成的危险。

埃德蒙兹用他的经历作为开场白。他差不多一生都在研究德国军队，他自己认识一个他仅称呼为“冯X少校”的担任德国情报组织头目的德国军官。根据他的经验和从冯X少校处所获悉的以及他所读到的情况，埃德蒙兹勾画了一幅德国在英国的间谍系统的图画：德国人将英国分成若干区，每个区由一名情报组织的军官负责，他领导数名谍员，其中有些是“潜伏的”，即在英国居住做生意或学习的，有些是“机动的”或流动的。他们的任务是搜集情报，补充地图不足之处，整理军事情报，收买秘密情报，并对那些战争一开始就可进行破坏的造船厂、桥梁、电报线路、弹药库和铁路实施侦察。

埃德蒙兹说，德国人是有本事的间谍，因为德国军队公开承认间谍活动是战争的重要和高尚的武器。无疑，埃德蒙兹向小组委员会讲述法国的遭遇时，他脑子里一直盘算着他的可怜的预算。1870年以前，由于没有钱，法国并无情报组织。与德国开战两天后，法国政府拨款100万法郎用于建立谍报系统。然而，受命承办此事的军官罗林上校指出，“为时太晚。这样的组织不是可以临时拼凑起来的，必须从容不迫地建立于和平时期。”

埃德蒙兹说，德国人就是这样干的。他们平时有一个广泛的情报搜集系统，那些间谍很难被发现，因为汽车的使用可使他们能够住在远离进行活动的地方，他们出现在一个地方不会引起注意。埃德蒙兹说，他从一位法国人那里搞到一份德国人给他们间谍的关于和平时期如何进行侦察活动的指令，但只给小组委员会引用了其中的第一段，即：“谍员应在天亮前到达现场，以便夏季天一透亮即可开始工作。这样

往往可保证不受干扰地工作数小时。”毫无疑问，关于德国人的效率之高及其对起床晚的英国人的威胁的证词引起了委员们的注意！

虽然埃德蒙兹所用的材料非常缺乏说服力，但他觉得小组委员会对他所陈述的问题已取同情态度。德国自本世纪初以来一直在发展海军，对德国皇帝一心想侵略英国的担忧已是众所周知。而德国人也同样确信，英国皇家海军是不能容忍一个海上竞争对手，必然会发起突然袭击，将停泊在港口里的德国新舰击沉。双方都公开地说对方的忧虑是没有根据的，但又都在私下决心作好对付各自认为是威胁的准备。显然，由于双方政府言行不一，相互猜疑日重（在英国尤其如此），即使这些素以头脑清醒著称的小组委员会的文官们也竟然相信，德国正在渗入英国，德国企图使用秘密和鄙卑的手段获取通过公开战斗不能取得的东西。（伊谢尔勋爵显然已觉察到埃德蒙兹脑子里装的都是间谍，他问道，“埃德蒙兹上校，你对我们国家里为数众多的德国人侍者觉得不安吗？”）

按确凿证据的标准要求，埃德蒙兹的论据无疑是无力的。大部分不过是一些道听途说和流言蜚语。例如，两年前的1907年，众多的似乎在不时警告国家面临末日的爱国预言家中的一位名叫J·M·希思的人曾给《晨邮报》撰文称，英国有9万名德国后备役军人，在仓库和银行的地下保险库里密藏着20.9万发毛瑟枪子弹，大量的武器和军装；还有破坏铁路和电报线路的计划。埃德蒙兹在军事情报部门的一位军官同事将报纸上的这一情况剪下并寄给了他的上司A·E·W·格莱钦上校，还附了一张这样的便条：“我想，文中所说的有些情况是真实的。我昨晚听到关于一个德国人的故

事，有人见到他经常来往于布拉特伍德和蒂尔伯里泰晤士河之间的乡下，忙于画图和照相。谁也不知道他是何人或住在何处。我也许可以搞到更细的情况，然而那又有何用？”格莱钦则把这张便条转送给埃德蒙兹，并颇不耐烦地问道：“难道就没有可以除掉这些令人讨厌的外国佬的法律呢？”

埃德蒙兹曾试图提供更多的有嫌疑的德国人外出画图或照相的例子。然而，就像他对小组委员会说的那样，英国尚无发现和报告这类案件的系统或组织。警察没有向他报告任何情况，邮政局一无所知，平民老百姓更是出奇地无动于衷。埃德蒙兹抱怨说，一位住着德国房客的威尔士寄宿房东拒绝提供情况，而且还说，“德国人的钱同其他任何人的钱一样地好”。没有直接的证据可以说明德国计划在英国进行破坏性爆炸活动，这纯属臆想。

警察局局长E·R·亨利爵士承认他的部门没有向埃德蒙兹报告情况，而这仅仅是因为无情况可报而已。警察局调查关于间谍活动的指控时，总是以无结果告终。有人发现一个名叫博恩的外国人在德文波特造船厂工作，但对他无可怀疑；有人见到一个外貌像外国人的人带着照相机在可以拍照韦默思的诺思堡一侧的地方活动，而他只是一个来自东非的传教士，在哈里奇没有发现任何异常情况。在奇切斯特，戈登—伦诺克斯小姐接待了付钱的德国军官客人，“据悉对他们能看到些什么是清楚的”，他们究竟能是些什么样的人呢！当一个有从事间谍活动嫌疑的名叫艾莱恩的人折断了腿，被送往医院时，才给警察提供了一个近乎称得上案件的机会，警察乘机搜索了他的旅馆房间。在他的文件里发现关于弹壳和炸药的详图，然而一位政府专家检验后却说，这些东西对任何外国政府均无价值。

毫无疑问，埃德蒙兹自己也知道，将道听途说、流言蜚语、谣传假设和印象凑在一起也成不了证据。于是他通过强调德国人在他们国内采取的对付间谍活动的措施来支持他的观点。在德国，所有的外国人都受到监视，如果行迹可疑就有可能立即遭到逮捕。关于禁止搜集军事情况的法律所规定的范围极其广泛，其实施也颇严厉。为了给缺乏确凿证据打圆场，埃德蒙兹最后说，一位在德国的某人向他透露，由于英国新闻界对德国间谍活动的注意，德国间谍为消除英国的疑虑，决定潜伏几年。

小组委员会希望能被说服，但要求得到比较扎实的证据。霍尔丹说，事情很清楚，德国人在英国进行了相当多的情报侦察活动，间谍们也许正在搜集用于破坏活动的情报，但目前很难获取详细的精确情况。说不定沿海郡的警察厅厅长们能告诉大家他们是否碰到过可疑情况？

这种说法不会使埃德蒙兹高兴的，因为这会把事情交回警察手里，而他希望他的机构能得到扩大，以便对付他所确信的现实存在的威胁。如果他想在小组委员会三周后复会时能说服它采取行动，他已意识到必须提供详尽而又令人信服的有关德国间谍在英国活动的事例清单。埃德蒙兹自然没有这样的一份清单。然而，一位其貌不扬的名叫威廉·塔夫内尔·勒奎克斯的人帮了大忙。他是一个不寻常的业余间谍、旅游者、讲师、军事记者、刑事学家、无线电爱好者、古物收藏者，也是一位颇有成就的小说家，他的作品成了亚力山大女王爱读的书。

今天，人们往往认为使间谍成为现代小说中传奇式人物的间谍小说的流行始于60年代。其实不然，早在70年前，勒